

# 柯军：大武生，翻江倒海



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未成名的柯军，一人一枪跟着戏班，天南海北地走穴。

戏台上，百万雄兵酣战，收鼓时，需手握关刀扫台，为战死的猛士安魂。这是戏班传下来的规矩。一具、两具、三具……年轻的武生心底升腾起一阵悲壮，这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的演艺生涯。

时过境迁，他已是昆曲大家，经典角色自不胜数，又以“素昆”别开天地。昆曲传字辈艺术家从艺百年时，他起心动念，要用篆刻给那些“不重要”的人留名。

“昆曲这样一种样式能让我们艺人忘我地投入：你不重要，杜丽娘重要；你不重要，汤显祖重要；你不重要，把昆曲演红了、演火了重要。传字辈100年了，这些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，他们的名字随时间流逝，可是多少人能记得他们？”

一位、两位、三位……夜深，案前，捉刀耕石，2024年，这本名为《铭记》的书终于面世。奇思妙构如万斛泉源，从前的江湖夜雨、舞台上的忠义千秋、未来的艺术狂想，一时间气血涌上心头。

大丈夫，悲伤犹在；大武生，翻江倒海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 
王子扬 陈曦/文  
马晶晶/摄 顾闻 张浩然/视频



扫码看视频

## 大读家

读书人，写作者  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### 我想铭记那些“不重要”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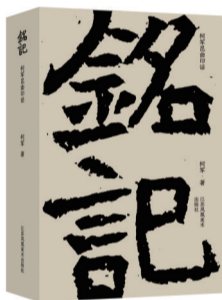
**读品：**这本《铭记》，是您“昆书”的第四作。回望前几部作品，《说戏》《素昆》围绕昆曲，《念白》谈的是台下生活，而到了本作，讲的完全是另一门艺术。您是否在有意识地拓宽昆曲“边界”？

**柯军：**昆曲首先是一门艺术，艺术肯定是无界的，这是其一。第二，艺术一定是生活的，而生活一定也是无界的。所以，我在做任何事情时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艺术和生活的融合。不管是最传统的《说戏》，最先锋的《素昆》，最内心的《念白》，再到这次的《铭记》，其实更多的时候，是在打开昆曲的多种样式。包括电影、歌曲、书法、传媒，这些也都是打开方式，但内容和情志以及它的逻辑，一定是围绕着昆曲最传统、最先锋和最内心去展开的。

《铭记》是让我回过头，重新了解昆曲的一本书。最初2021年的时候，我打算刻100枚印，刻100个昆曲的剧目、名人、典故，以此铭记老一代艺术家。尤其是，我想把昆曲传字辈刻出来，传字辈100年了，这些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，他们的名字随时间流逝，可是多少人能记得他们？都知道昆曲，知道汤显祖，知道牡丹亭，知道杜丽娘，可有谁知道谁演过吗？传字辈传了那么多技艺，可未来又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呢？因为昆曲博大，这样一种样式能让我们艺人忘我地投入：你不重要，昆曲重要；你不重要，杜丽娘重要；你不重要，汤显祖重要；你不重要，把昆曲演红了、演火了重要。所以说这本《铭记》，我是想铭记那些“不重要”的人。尽管昆曲是小众的，篆刻是小众的，我写的书更是小众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它刻在那里了。

**读品：**在大众的心目中您是昆曲名家，那又是怎样和篆刻结缘的呢？

**柯军：**年轻恋爱时，岳父看上我的人，看不上我的字，我的太太传达了这样的信息，然后我就开始发奋。当时从戏校刚毕业，跟着学校里的冯怀根老师学习书法、裱画、篆刻。篆刻也是谋生的一个手段，那时候到状元楼、古南都这样的涉外酒店去刻印，一枚印一个字就是60块钱，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也就30块8毛。记得有一次晚上，一个旅游团来了20多人，每人都选择了一枚，我和老师两个人分工，当时还有一些牛角的印，材质很硬，但为了贴补家用，我们必须连夜刻。因为旅游团今天来，游玩归来，第二天可能就要走。



### 柯军

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，著有《说戏》《素昆》《念白》《铭记》等。现任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、江苏省文联副主席、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

昆曲六百年



夜奔



占花魁

那个时候练出了很好的手上功夫。让我非常高兴的是，有机会给一些名家刻印，比如说戏曲理论界泰斗级人物郭汉城老师，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100多岁了，他生前很喜欢那枚印，在著作里都会盖上它。还有昆曲大师张继青老师，她去台湾讲学时托我为曾永义等老师治印，她说这既是别致的礼品，也是展示大陆年轻一代昆曲演员的文化修养。很多篆刻名家都喜欢昆曲，像马士达、黄惇、庄天明等老师，这次出版这本《铭记》，也是受了庄天明老师的“鼓动”。

**读品：**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？

**柯军：**刻这些印时，辛坐老师给了点点滴滴的指导。从昆曲庞大规模里、人物风格里，去找相对应的篆刻，印式里面有古玺、秦汉印，还有元朱文，再细分下去，圆的、方的、长的、阴的、阳的、阴阳融合的……太多了，篆刻的丰富性甚至比昆曲还大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，有一天刻了一枚印，拍张图片发给辛坐老师，然后将两个小时没有回复。后来他回了一句话，“刚才在服侍90岁的父亲去医院看病，迟复为欠。”想想看，我的老师，从没有收过一分钱，我求教他以后，他还说回迟了感到抱歉，这是什么样的人的魅力？他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在传播篆刻，他也愿意倾囊相授毫无保留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，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和古人对话，向古人学习，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怎么做人，怎么把这种风范传递给下一代。

辛坐老师也说，晚清的时候，很多唱戏的名伶也喜欢写写画画，那个时候伶人地位非常低，所以要结交文人雅士、书画大家，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，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。当然，文人们也愿意去扶持和帮助艺人们，相互交流，相互学习，这里面有好作品，也有吹捧的。到了新时代，没有所谓“戏子”之说，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，所以我们现在再去从事书画艺术，就不再是去附庸风雅，或者是“跨界”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非常深入去做。现在很多明星大腕，喜欢晒他们的字，显示自己会跨界、很丰富、多才多艺，我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很专业地学习。有时一笔错了、一刀错了，重刻！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很即兴的撞击、碰撞在里面，但这种率性随意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的把控之中。

### 武生是昆曲里的一抹血、一声擂鼓和一道光

**读品：**这两年，您饰演角色多是很复杂的人物，比如鲁迅、比如王维，当下什么样的角色最能打动您呢？

**柯军：**对我来说，很多角色都是“扑面而来”，然后欣然接受。戏曲，更大程度上演的就是超出日常生活的可能性，日常生活不可能的，才是戏剧要表达的东西。面对那种非常极端的、近乎于残酷的人生境遇，你的灵魂受到了逼迫，生命遭遇极度的窘境，人物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下，不得不做出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，于是人格才会释放一种特殊的力量，关键时刻，千钧一发，戏剧的张力就在里面。

这个舞台上，武生，是一抹血、一声擂鼓和一道光。《夜奔》里的林冲奔向理想反面，《沉江》中的史可法以死殉国，包括《别母乱箭》周遇吉面对一家殉难，《望乡》苏武苦撑了19年的坚守。每一段，都是特殊场景下的选择，他们的人生面临了很多残酷的境遇，无奈、窘迫、拷问。《唐才子传》里的王维也是，他被囚禁起来做了伪官，内心是很痛苦的，他吃药得了哑病，拉肚子老站不起来，但是他也不能去死，心里也害怕死亡。还有《瞿秋白》里的鲁迅，也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，目睹了社会现实，发出自己的呐喊，这些都沉重，也很复杂。

下周开始，我要拍《顾炎武》的电影，顾炎武更是这样的人，他一直“拧巴”，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里。昆曲有三个表达点，一个是人与自然的表达，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人和自己，“我和我”的冲撞、表达。我更喜欢的是关注人物内心，这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表达，正是昆曲所擅长的。

**读品：**昆曲不光是风花雪月，也有江湖夜雨，此前采访白先勇先生，他说带领戏班巡演如“闯江湖”“跑码头”，您从艺这几十年来，是否也经历过创业维艰的时刻？

**柯军：**当然，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去温州草台班演出，当时我的工资是30块8一个月，而到那边去，一天就14块5。因为我是武生应工，住的地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我的条件最好，在“头家”的家里面，单独一个房间，其他人都是住大床铺。他们特别喜欢武生，也爱惜武生，在草台班子里面，演了好多好戏，《挑滑车》《长坂坡》《花蝴蝶》……很多京剧的戏我也演了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今天不知道明天演什么，这完全由“头家”、由观众来点，你还不能说不会。有一次，他们和我们班主说，明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演《长坂坡》，那时武生就我一个人，可我是昆曲武生啊，京剧我不会。怎么办？那天，专门有个教戏的老师一大早就坐船，在船舱里给我讲戏，说人物剧情结构。船到了，我们蹲在地上五分钟吃完饭，赶紧排练做身段。11点多到地方，下午两点半开打，就这么一点时间必须拿下。而且它的地板是搭出来的，拼接不严密，踩上去是瓢的，穿着厚底容易崴脚，所以特别锻炼人。

这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，草台班演出他们有个习俗，就是演出之后会有一个关公拿个大刀裹上红布扫台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扫台，后来那些老先生说了，因为我们扮演了很多角色，他们已然生死，他们都是故人，既然把他们演活了，那么戏唱完了，理应当扫一扫以为安魂。这是因为，我们演员深入研究，心无旁骛地演活了一个人物，观众能看到栩栩如生的古代英雄，这是我们传统戏演员的价值。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，我们每个艺术家必须要忘记自我，从始至终全心投入。我想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看似古老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。

### 昆曲传承要“照着讲”，也要有勇气“接着讲”

**读品：**您所开创的“素昆”有不一样的意义。然而，比起母体昆曲，先锋实验见长的“素昆”尚属小众，如何让观众看懂它、欣赏它，乃至拥抱它，可否谈谈您的思考？

**柯军：**“素昆”的概念更多讲的是探索，是实验，是尝试，是过去没有的。我认为，我除了昆曲传承人的身份之外，我还是个艺术家。艺术家的初心是什么、本性是什么？就是探知未来。不要以为只有科学家是一直在实验，其实艺术家的本能，也是不断做实验，敢于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以不同的材质去表达不同的内容。所以说，艺术家其实就是不安分的、不安逸的、不断往前走的一群人，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太合群。但在保护遗产方面，我们要全身心投入的，像“考古”一样做到慎之又慎。不要以为它破了、旧了，就把它扔掉，或者就乱抹，涂上你的色彩，涂上你的观念，涂上你认为的那种“创新”，这些东西全是破坏。所以说，一方面我是一个传承者，一方面我也是一个探险者。

我们一方面需要有耐心照着讲，去做搬运工，也要有勇气接着讲，如果我们不接着讲，只做搬运工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在昆曲里面是空白，是可以跳过的，下一代不会搬我们的东西。